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第十六卷 衣冠禽獸布就牢籠 草澤英雄安排巧計

話說六相娘子說道：「計較卻有一個，只是忒狠些。」蘭仲道：「大凡計策，須要狠些才保得住完全呀！天下事總是如此。不但是我們這會子的事嘎！」六相娘子道：「這麼說來，足見同心哩。所謂：『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。』我們三個兒不但是因緣，竟然是天意了！我想要保全我們久長的好事，唯有這一計了。也不是我喪盡天良，做個窮凶極惡的婦人，然而逼到這個地步，也叫沒法。」於是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。蘭仲、鳳娘都說這樣子果然忒狠了，恐怕使不得。萬一不成功，以及成功之後敗露出來，可吃不住呢。六相娘子道：「橫豎我們三個老早說的：一搭兒死，都是情願。還有什麼顧戀呢？」鳳娘道：「不說當真的做出來這兒聽了，先把我的手腳都唬的冷了。嫂子，還是別尋一個計較吧，別把我先唬死了。並且哥哥也沒有虧負我們處，那裡拿得起這個心腸呢？」六相娘子聽了，低著頭不言語。蘭仲道：「鳳妹說的，這是婦人之仁了。大凡定大計、決大事、做非常的事業，只好寧可使『天下人不負我，我負天下人』這一句話了。」六相娘子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妹子你膽子兒放大些吧。可知捱過了這個當口，一輩子的受用呢！」

鳳娘小姐也沒奈何，只得由他們主意罷哩。若是萬一鬧出亂子，橫豎陪他們一死便了。這個當兒，正是東方發白，天色微明瞭。略睡片時起身來，梳洗已過，吃了早點。蘭仲出門去了。好一會兒，蘭仲卻引了一個眉眼兇惡，身材長大，大漢進來，藏在一間秘密室裡，回到房裡。六相娘子忙問道：「找著了沒有？」蘭仲道：「光景是天意了，一找就著。同他說了個大略，他竟一口答應。現在這裡了。」

六相娘子非常歡喜，忙開了鐵櫃，取出二十根蒜條金，並做一包，叫蘭仲拿了，便回到秘密室來。你道這個大漢是誰？原來是地方上的一個光棍，叫做「地頭龍鐵二」，無帝無天的事，那一件不乾到？曾經吃縣裡訪拿到案，縣大老爺原要把站籠來，站死他。鐵二的老婆有個妹子在六相家裡做漿洗上的僕婦。原是姓周，所以都叫她「周媽」。那周媽不過三十歲光景，卻有三分姿色，做得來十二分的窈窕。在主子跟前第一個有臉。當時鐵二老婆急了，只得求妹子周媽，設法搭救丈夫的性命。周媽便把六相迷住了，要搭救她妹夫地頭龍鐵二。六相道：「這個鐵二，其實不安做……」周媽便搶說道：「大家都知道我在主子跟前第一個有臉的人，隨便什麼事，不作興辦不到的。況且知縣相公，原是你要好的朋友，並不是什麼所難的事。只要你主子說一句：『這鐵二是好人。』知縣相公馬上放出來了。」

六相吃周媽纏不過，又要爭自己的門面，只得買上使下，花了幾多銀兩，才算把地頭龍鐵二輕輕的釋放還家。因此鐵二感激不過小姨兒（周媽，鐵二老婆妹也，故稱小姨兒。）和封六相封老爺的恩德。於是和老婆兩個商議，索性把小姨兒討出來，做了封六相的外宅。這是三年前的事。於是鐵二時常到六相家走動。蘭仲因此認識，六相娘子也知道鐵二這個人很有些本領殺人不眨眼的魔君。正用得著。於是叫蘭仲去找來，同他商議。且說六相娘子來到秘密室，和鐵二相見，直抬舉他到一萬分。竟稱呼鐵二叫「姨夫」。鐵二見六相娘子，仍是請安，叫「大奶奶」。說道：「大奶奶呼喚小人到來，有何吩咐？坎坎蘭大爺說的小人好不明白。」

蘭仲笑嘻嘻的道：「這裡有二百兩黃金。鐵二哥，請收了好說得明白呢。」鐵二愕然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？小人感府上的恩德，沒齒不忘。若是沒有府上搭救小人，還有今日之下嗎？那怕赴湯蹈火，小人捨命去乾；只要大奶奶吩咐，小人便去。小人雖是個粗魯的漢子，也還曉得些兒好歹呢！」六相娘子聽他說到「還曉得些兒好歹」的一句話，便心上怦的一驚，想道：失算了。便道：「鐵二姨夫請坐一坐。」又對蘭仲招了招手，回到房裡。蘭仲問道：「怎地不說呢？」

六相娘子道：「我失於檢點了。此人原是丈夫搭救過他性命的，怎好同他商量起這樣事情來呢？你不聽他口口聲聲的『知恩報德』嗎？正是『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』了。」蘭仲啞然失笑道：「我的娘，你真忒不知世故了。我給你說，如今世界上的人，那一個不是『口堯舜，而心盜跖』？衣冠其表，禽獸其行哇！不要說地頭龍鐵二原是個青皮混混的一流人物，那怕是做官、做府，有財有勢一等的體面人，沒有不是見利忘義的。如今二百兩黃金放在眼裡，而不動心者，非人情矣！還且二百黃金之外，好處尚有不少呢。一輩子的升官發跡，就在這一舉手之間。休說鐵二倒高談仁義，引動聖賢，推托起來。就眼前而論，比如我呢六相大哥待我的情分，同胞手足也沒這等周摯濃厚。你想玷污了大哥的閨門，還不算數。還且幫著你們籌辦這等行險僥倖的事。難道鐵二倒比我高卓起來嗎？比如《史鑑》上載的：張邦昌的王憲、嚴介溪的李度，都是結恩於落魄之際，提攜於水火之中。依附門下，位至上卿。嚴公、張相，一朝失勢，杜株連於未事之先，落井下石，反為出首，反罪為功。所謂唾罵由他唾罵，好官我自為之。即如近世而論，也不過忘恩反噬。一舉手間，小小的四品外官，越級存升二品大員，眨眨眼，封候拜相，萬里前程。難道鐵二倒比著此公高卓起來嗎？這卻你儘管放心膽大，不妨不妨！……」

六相娘子道：「這也罷了。」於是仍舊來到秘密室。蘭仲便止住了腳，悄悄的道：「我不進去了。你一個兒進去說吧。」六相娘子道：「一搭兒進去，幫著我說幾句呢。」蘭仲笑道：「不用我幫著，你們兩個兒廝對著，比著黃金的功效還要神靈得多呢！男女的交涉，真真是神乎其神，玄之又玄，難以言語形容。」傳神筆底的說著去了。六相娘子只得推進門去。鐵二卻直站起來道：「大奶奶如有差遣小人，儘管吩咐。」六相娘子關上了門，又加了門，湊著鐵二的身邊，笑道：「我要請姨夫去殺一個人。」鐵二愕然道：「殺誰？」六相娘子道：「你猜一猜是誰？」鐵二道：「這個猜不來的。還是大奶奶吩咐了吧。」六相娘子道：「我說便說了，鐵姨夫終要答應才好呢。」鐵二道：「小人早早說過了，快吩咐吧。」六相娘子道：「不是我識羞，橫豎鐵姨夫是自家，終竟瞞不了的。我同鳳小姐兩個，扛幫兒服伺蘭大爺兩三年了。只怕鐵姨夫早有些風聲了。」

鐵二道：「老婆曾經說來。小人想奶奶、小姐，是何等樣人家？怎地有這事？所以小人吆喝著老婆不許亂說。若知說時，吃小人老大的巴掌，結實的耳脖子，就不敢亂說了。如今奶奶自己說來，想是不虛了。現今世上，誰沒有乾些風流事？這是應分。」六相娘子笑了一笑，不覺臉上有些朱霞繚繞起來，道：「姨夫，休得取笑。我們且談正經吧。如今丈夫捐了知縣，選了德興縣知縣的缺，這倒罷了。只是他在京中娶了一個娼家做小老婆。你想，你沒取正的很嗎？丟我在冷水裡，這也罷了，倒是丟了令姨兒，道理上委實說不過。就是令姨兒，我們原是同胞姊妹似的，決不使她吃虧呢。」

鐵二道：「奶奶要使小人怎樣辦理？」六相娘子道：「我算在這裡了，真是神出鬼沒之計。請姨夫連夜動身，迎到由京入晉的道路上等候著。弄點蒙汗藥麻翻了那一起人，把誥身文憑，一起拿來，蘭大爺頂替了名字，我們一塊兒上任去。豈不是條神出鬼沒之計嗎？啞啞，這裡蒜條金二十根，每根重十兩，共是二百兩，合銀一千兩有零。事成之後，我們一搭兒任上去快樂。我這裡四個上等丫頭，姨夫想都見過的。我送一個兩個服伺你老人家，也使得。綜而言之，富貴與你老人家共之，皇天后土，實鑒我心！」

鐵二忙道：「大奶奶說那裡話來？這些事都在小人身上。若說這金條兒，小人是不敢領的。小人立刻動身前去，就是了。」說罷，便告辭要走。六相娘子道：「這點兒金條，姨夫須不得推卻。若然，定是嫌少了？」鐵二見這等說，便道：「這倒不得不收了。」於是接了金條，請了個安。六相娘子便歡歡喜喜送了幾步。蘭仲卻已竊聽明白。迎上來，陪笑道：「鐵二哥，總總費心，全仗大力。」

鐵二也請安謝賞。蘭仲直送出大門，又恭維了一泡，方才別過。卻說鐵二信步兒回家。在路上想道：這樣的事，如何干得？久久敗露出來，倒要陪他們吃刀，好不合算。我鐵二，如今卻棄邪歸正了，如何再乾這樣彌天大罪？倒要斟酌，須得設個兩全其美的法兒，把這事兒周全過去。咳！可怕，可怕！倒有好幾條性命在我手掌之中呢。但是兩全的法子，其實委決不來。還好，我那老婆倒很有些主意。回去商量商量著。迤邐而來，已到家中。把一包包金條，桌上一放，鏗然有聲。他老婆忙道：「什麼東西？這聲浪倒有點兒動聽。」打開一看，黃澄澄的指兒似的一大把，驚喜道：「那裡來的？那裡來的？」

鐵二四週一瞧，道：「天底下是有這麼的怪事！房裡去同你說。」於是同到樓上，把窗兒門一齊掩上了。悄悄的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驚得那老婆鼻子裡氣都透不出來。好一會兒，才說道：「這樣人家的大奶奶，竟會得乾出天理不容的事嗎？你的意思怎樣？還是同她乾呢，還是推托著不同她乾？」鐵二道：「如何使得？我的救命之恩，怎好忘了。」那老婆道：「這便是了。既是這般想，這東西受她怎的？快去還了。」

鐵二道：「頭裡我原不肯拿，假意兒答應著，不同他們乾就完了。然而也不是正當辦法，還且有幾層意思：須知婦人家一人邪迷，其心最毒。她既對我說了，我拒絕了她，她如何不慌呢？事情兒既辦不到，白白的吃我知道，她肯放過我這條性命嗎？一定要把我害了，以滅其跡，這是一層。為我自己的地步，我若不同她辦，她一定要另找別一個去辦理這事。要曉得那一個不貪這一場富貴？若是事情兒成功，封大爺性命難保；若是不成功，敗露下來，大奶奶豈不該死！然而即使事情兒成功，九九歸源，這樣傷天害理的事，會不敗露嗎？大奶奶竟是該剛的罪犯！那麼好了，封氏一家就此銷滅。我非惟救命之恩報不得，反而倒害了他全家的性命。所以我想，決計推托不得。只得答應下來，另圖別計。咳！大奶奶這樣聰明靈利的人，不過走了一點子邪路，把心都迷住了，想出這樣愚不可及的計較來。也是封氏祖宗有靈，僥天之幸，撞在我手裡。不然，還堪設想嗎？然而雖說她心都迷住了，其實眼前之計，布的未嘗不妙！封大爺的性命，彷彿甕中之鱉，手到擒拿。但不過沒有想到後文。蘭二爺頂替了封大爺的名字，居然去上任做官，難道保得住沒一個親戚朋友識得封六相蘭仲面貌嗎？況且山西一水之隔，往來極便。比不得雲南、甘肅，路途遙遠。沒人高興去。如今就在山西時，休說別人，就是我聽說封大爺在那裡做官，還要想去找求一點事情做，弄兩個哩。那其間怕不要弄出是非嗎？」

那老婆道：「據你這麼說，主意卻不錯。但是我們救了封大爺的一邊。大奶奶一邊的，拉倒了。要兩邊都平安無事，只怕沒有這種巧計兒呢？」鐵二道：「原是這句話呀！所以同你商量呢。你也是這麼沒主意，事情兒可是糟了。真真不容易了！」那老婆道：「慢慢的想起來看。」想了一會兒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！只消把封大爺這麼著的哄印一哄，把東西哄到了手，你盡干你的去。後文的事，你別管，有我呢。」鐵二模擬了一番，道：「妥當嗎？只怕沒有這麼容易？封大爺到底不是呆的，又不是三歲的小孩子，任憑人捉弄呢！」那老婆也沉吟一會兒，道：「光景周旋得當的了。總之事難前定，到那間隨機應變吧。」

這邊的事，我且擱一擱起。如今又要說到六相娘子。那一天，托付了地頭龍鐵二，見他滿口應承，心裡好不歡喜。次日絕早，鐵二便又來約定在永州界首，第一站客店裡等候。六相娘子越發的手舞足蹈，對鳳娘小姐道：「鳳妹如今一發的好了。如今並不要我們自己動手，都是鐵姨夫一個包辦，只消叫我們在永州界口等著他。一站一站的迎上去，把事情兒弄穩貼了，那便擺出上任官員的勢派來，一路向山西大路進發，豈不是眼不見為淨？你不可不用慌了。」鳳娘道：「平心而論，總覺不安。但不知鐵姨夫還是明做呢，還是暗算？」六相娘子道：「倒沒有說。只說隨機應變罷哩。」蘭仲道：「且別管他明做哩、暗算哩，總之了結這起公案就是了。」

於是收拾了幾件緊要的行囊，帶了兩個心腹的童兒，一個叫來喜，一個叫如意兒。一行主婢，三男四女，共是七個。聲張出去，只說是「我家大爺選了陝西戴勝縣知縣」，恰好同山西德興縣，字音相近。就是先曾聽說過的，以為傳聞之誤。這是蘭仲的大才，好使得人捉摸不定的是惡計。一路曉行夜宿，有天已到永州地界。第一站叫做劉家屯，卻是東南要道，熱鬧非常。鐵二說的，只在第一站找個最大的客店住著等他。這裡已是第一站了。便在連升店住下。過了三天，鐵二到來。蘭仲同六相娘子、鳳娘小姐忙著問道：「怎樣了？」鐵二道：「幸不辱命。」便悄悄的道：「大奶奶教導的主意，按著層次行去，果然得手。如今神不知鬼不覺，都了結了。」說著又在懷中探出一包兒文書，蘭仲忙打開看，是「戶部執照」、「吏部文憑」。逐件驗明，一點不錯。鐵二道：「如今小人身上的事完了。卻不能投效大奶奶了。」

六相娘子道：「我們正好一搭兒快樂哩。怎說這話呢？」鐵二道：「小人自從犯案，得蒙大爺搭救性命之後，立意痛改前非，竭力想做個好人。如今又蒙大奶奶差遣，乾了這件大事，委實是迫於奶奶之命，不得不然。究竟自問於心，有些欠通。不瞞大奶奶說，小人奉大奶奶之命，對小姨兒說：如今大奶奶、鳳小姐，都服伺了蘭大爺了。又吩咐如此這般，把大爺結果了。這官也是蘭大爺去代做。如今你也伺候蘭大爺去。大奶奶、鳳小姐格外開恩，不分妻妾，三個兒一般的名分，一樣的服侍，一樣的稱呼『太太』。小人只道他聽了這麼的恩命，一定不知要歡喜的什麼似的；感激大奶奶的恩德，也不知要什麼似的。哪知這是不中抬舉的人，倒說罵了小人狠狠的一頓，倒也罷了。還敢把大奶奶、鳳小姐並蘭大爺都瞎說了幾句，又問小人的意思怎樣？小人說：『有甚怎樣、哪樣？既是大奶奶的命，怎敢不盡心行去。』小人說到這裡，他竟回到房裡去了，小人不便跟進房去。於是小人的妻子又勸諭了一番。「及至明日，小人到府上告稟起程之後回去，小姨兒還沒起身。小人的妻子叫喚了一陣，只是不答應。因此疑心起來，挖開了窗兒，瞧是高高的吊著呢。」

蘭仲等聽了，莫不驚駭。忙問：「救回來沒有？」鐵二又道：「小人同妻子兩個，也幾乎駭得個半死。又不敢聲張，叫喚鄰舍來幫救。倘然問起怎地弄出這件事來？難道好直說嗎？小人的妻子主意說既是他心裡不願意順從大奶奶的命令，倒是死了才得安心。不然只怕他口齒兒不謹走漏風聲，連著小人同妻子的命，也須賠貼在裡頭呢。因此，決計不用救她。當時小人又幹事要緊，交給妻子一個承辦收殮小姨兒的事。小人的妻子膽兒最小，家裡弄了個弔死鬼在那裡，不知嚇的怎樣了？小人的公事已辦到了，所以立刻要回去。好在大奶奶的厚賜，已儘夠小人一輩子的澆裏哩。」

六相娘子道：「嗚呼！原來還有這一節。其實也是她的不識時務，好好的風光，沒福消受，何苦來枉自斷送了性命？常言道：『死有重於泰山，輕於鴻毛。』她死得比著鴻毛還輕的多呢！」蘭仲道：「他罵我們嗎？哪樣的罵法呀？也罵不出什麼道理來呀。」六相娘子接過來道：「可是呢，她罵些什麼來呢？」鐵二道：「既是罵呢，自然沒好言了。而且也沒有按著情理罵的，不說也罷！小人決計立刻回去了。」六相娘子知不可留，便道：「你我原是一局的人，也不用囑咐你了。我說還是帶了家眷，到任上來，一搭兒過活的好呢。」鐵二便胡答應，脫身出來，自去。暫且擱過。做書的料到列位讀到這個分際，一定要歎道：「周媽倒是個節烈婦人，很該替他建一個節孝牌坊，表揚表揚。」

做書的心裡暗自歡喜：這篇文字還算做得一片靈機，竟把列位瞞住了。其實周媽依然好好的，在家裡坐著，非但沒死，而且也一點兒沒有知道有這種駭人聽聞的事。就是封六相也安然無事。不過心裡有些沒興頭，正在那裡巴巴望望的等一個人。你道等著誰呢？原來卻是等著地頭龍鐵二。等他做什麼呢？這裡的原委非常秘密，不是做書的落了最卑鄙的俗套，大凡遇到要緊關子，不肯爽快快說合來，偏要從大轉彎兜過來，隔過幾卷書才得著準兒，偏不肯說。要人家多花兩個錢，多買幾卷多。而且看書的，沒有看到一起事情的結局，心裡總不舒服。就是這起事情而論，總要看到究竟如何結案？並且大都是一樣的心思，把六相娘子恨的要死，定要把他剛了，才覺爽快！蘭仲也饒他不過。至於鳳娘小姐，似覺可要然而料想列位意想之中，有兩般的怨法：一是鳳娘雖是局中人，然而卻不曾發一言、決一計。並且先前曾經阻止，何奈屈於惡嫂的勢力圈中，沒法奈何而已。天良未滅，自知罪大惡極，所以說：只好聽其自然，拿條性命賠給了罷。只消如此便覺可怨了；一是多情的讀者，因為做書的開頭寫鳳娘的筆墨寫得忒好了。據說胡老名公開頭寫薛寶釵的筆墨，也不過如此。所以心中意中，直把鳳娘當做美女、才女的看待。須知女子家不謀而合，那怕貌比王、楊，文如班、馬，總覺美而不美，才而不才哩。這多是閒話，又且迂闊，說印做甚？要問如今封六相究竟在那裡？快點兒說了，好教我們安心呢！做書的原說並不是賣關子，要曉得我這部「官場秘密史」不是憑空結撰，卻從實事編來。須按著事跡的層次，一個一個字寫出來，積成句話，一句一句的接上去，積成篇幅。先前落後，都不由自主，要依著鬧事的人的命令做去。接著這時節，封六相這人在那裡？做書的還不該知道哩。如今未來先說，這一句「在這裡」，直要到保定府大堂上，才有封六相的水落石出呢。做書的已是不安本分，漏泄天機。寫這一句「在這裡」，也對得住列公哩。

那末如今要說些甚來？自然是說六相娘子一邊的事了。若是並且過了，另找一件事來說，諸位更加要跳起來了。如今牽連著，

想來看到副他的時節也不遠了。當時六相娘子調排蘭仲道：「如今可以放出官派來了。」穿了四方馬褂、尖頭薄底靴兒，開口「混帳、橫擺」，閉口「什麼東西」，果然活像的一位知縣老爺。本來他原是個刑名老夫子，裝點官腔的是取之宮中然，一點兒不煩難。有天，到了省城，上轅稟到、稟見。一切規模，其實比封六相倒熟瀟的多。原來德興縣是個肥缺，撫台委了他的的小舅子徐開甲徐大老爺署事，剛剛到任的沒多天。收漕的時節又不遠了。若是就把蘭仲飭赴新任，小舅子何嘗沾到一點兒的光？而且這個小舅子，非同兒戲，原是九姨太太的哥哥。這九姨太太，撫台卻寵極而生懼的一位姨太太，並且九姨太太曾經指名兒要把德興縣給他做一輩子。坎坎到任，就要調升，端的做不到。因此同藩台商量，封令是部選實缺人員，不便攔他來，先弄一個地方，叫他去署一署。藩台答應下來。剛好有個真義縣出缺，便把封蘭仲調署真義縣。掛出牌來，倒正中了蘭仲心懷：不到本任，卻有多少好處。索性地頭龍鐵二也不去通知他。連忙稟辭到任。原來這真義縣離省最遠，在萬山之中，極其荒涼，是個天高皇帝遠的去處。況且一路都是旱道，崎嶇難走。六相娘子、鳳娘小姐沒曾經過這樣的程途，心裡懊悔起來。早知這麼吃苦，誰高興呢？不如坐在家裡快樂呢！蘭仲道：「我們都有轎兒扛著走，又不要走一步，吃什麼苦呢？」

鳳娘道：「這種轎兒，一步一顛的，顛的骨節兒都鬆出來了！」蘭仲道：「這條路，還不算難走哩。如今做了官，是料不定的。將來升到四川、雲貴等處，難道不要去了？」好容易一天一天的捱到了本縣。蘭仲便擇日到任，一應例行把戲，都串過了，才知道這缺壞到極處，原是賠錢的苦缺。民風又是刁橫異常，奸盜的案子，倒一天總有好幾起。本城有個開米鋪的胡明德，手裡有千餘金的家私，已是真義縣城鄉四境的首富了。地面之枯、百姓之窮，可想而知了！要知封蘭仲到任之後，有何政績，且看下回分解。